

## 訪細君公主墓思融合

二十一世紀  
西行漫記  
馮煒光

「馬上淒涼，馬下淒涼，煩把哀音寄我爹娘。」

筆者雖不大看粵劇，但小時候聽過爸爸播紅線女《昭君出塞》的唱片，這幾句便深印腦海中。據手頭資料，昭君是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元帝時出塞匈奴的，筆者前段時間去內蒙古也見到昭君墓。然而在公元前二世紀，即昭君出塞之前約八十年，漢武帝便已派出細君公主出嫁西域的烏孫，其地在今天伊犁一帶，而細君公主墓也在新疆昭蘇。這是筆者這個「歷史痴」來昭蘇的原因。當然由特斯克來昭蘇路上的薰衣草花海也異常漂亮，令我「兒子」（筆者航拍機的呢稱）流連忘返。

筆者早上在特斯克航拍完晨光熹微中的八卦村，寫完遊記便驅車直奔昭蘇的細君公主墓。細君公主被譽為我國有記載的第一位和親公主。細君公主生於江蘇揚州，本是江都王劉建之後，只因其父謀反被誅，其母也因同謀而被戮，細君公主當時年幼，故幸免於難。然而細君公主的坎坷命運並未停止，長大後細君公主精通音律，亭亭玉立。漢武帝接納了張騫的

建議，聯絡西域烏孫以斷匈奴右臂，於是細君公主被挑選遠嫁，陪嫁的侍從、工匠逾百人。後來其夫君獵驢靡年老，擬按烏孫習俗，讓細君改嫁其孫軍須靡，也好讓細君在他死後有個依託。細君來自漢邦，不願「亂倫」，便上書漢武帝求歸。但武帝為了聯烏（孫）擊匈（奴），下旨要細君「從其國俗」。細君公主最終被迫改嫁，並誕下一女。不久細君公主便因抑鬱而死，年僅二十九歲。細君公主在烏孫語言不通，生活難以習慣，思念故鄉，作《悲愁歌》：

吾家嫁我今方一，遠託異國兮烏孫王。穹廬為室兮旃為牆，以肉為食兮酪為漿。居常土思兮心內傷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。

可能由於昭君名氣太大，今天知道細君公主的人不多。筆者在昭蘇遇上幾位當地人，和他們聊起要去細君公主墓，他們都不大知道。細君公主墓已接近我國邊境管理區，遠處是皚皚白雪覆蓋的雪山，山下則滿布雲杉，加上新疆藍得令人心醉的天空，確是風景優美。筆者在細君公主雕像前默立，追思二千多年前細君公主思

念故土，不願改嫁的情景，感激她的付出，為今天中華民族的融合，締造了契機。

據悉烏孫是今天哈薩克族同胞的一支先祖，烏孫盛產良馬，當年烏孫對細君公主的聘禮是大批「天馬」。筆者也到了昭蘇的天馬文化園，這個被譽為西域第一賽馬場的地方，確實見到高大膘壯的良馬。據介紹，阿哈爾捷金馬又名汗血寶馬，筆者看着這些良馬，遙想二千多年前漢武帝見到這批天馬的心情。在冷兵器年代，良好的戰馬是強軍的必要條件。以武帝的壯志雄心，他一定對烏孫天馬心儀不已。在天馬場，筆者又見到兩位女員工談笑晏晏，一問之下，原來一位是蒙古族的，一位是哈薩克族的，我說：「我是漢族的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」大家都相視而笑。今天各族同胞都可以用普通話交談，不再像細君公主年代般語言不同，這是國家團結各民族的一個重要舉措，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的成就之一，既尊重和保留少數族裔文化和語言，也能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。

說到融合，筆者遊昭蘇當天（九



▲新疆昭蘇的細君公主墓。

作者供圖

月五日）看到新聞指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近日印發了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》。合作區實施範圍為橫琴島「一線」和「二線」之間的海關監管區域，總面積約一百零六平方公里。其中，橫琴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設為「一線」；橫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境內其他地區（即內地）之間設為「二線」。澳門現時土地面積才三十二點九平方公里，一個合作區便等同把澳門的「舞台」擴大了三

倍多。合作區的戰略定位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。有了這個合作區，澳門有條件把其過分依賴博彩業的單一經濟格局改變。這是澳門和內地融合的優勢。澳門有幸旁邊有橫琴，我的家鄉香港又如何？部分港人迄今連和內地融合和對接都有抵觸，或許港人真的要作個範式轉移，或至少多來我國邊疆走走，看看不同族裔都能融合，那麼港人和內地同胞為何不能水乳交融？

## 心靈書店

我喜歡逛書店，從兒時到現在。

我是八〇後，小時候逛得最多的是新華書店。我無法輕易定義自己是一個從小愛讀書的孩子，但我確實迷戀書店中的味道。有些人用味道來記憶，我想我就屬於這類人，書店中的味道以及與

此有關的回憶，近三十年後我仍清楚記得。小時候父母工作繁忙，我知道去遊樂場耗時，是不大容易實現的願望，所以經常央求媽媽帶我去離家不太遠的新華書店。書店中是什麼味道呢？我至今也很難形容清楚，像是夕陽西下的味道，像是雨後森林的味道，像是靜謐湖泊的味道……其實啊，就是油墨和紙張的味道，夏天說不定還夾雜着人們身上的汗水。就是這種似清雅不俗又很接地氣的味道將書店與外界區分開來，可能是一樓的緣故，書店總是略顯陰暗，將似永沒有煩惱的熱烈陽光擋在門外，走進書店像進了另一個世界，讓人不自覺靜下心來，有了看書的儀式感。在空調還沒普及的九十年代初，夏季的書店不知為何總是很涼快，七八月份聚集了很多放暑假的孩子們，孩子雖多，但並不吵鬧，三三兩兩席地而坐，一本故事書一看就是一上午。想來小時候的我也是被這種氣氛吸引，只是講不出道不明這種「心靜自然涼」的感覺。

新世紀開始，這二十年來變化巨大，兒時記憶中的新華書店逐漸淪沒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新式書店中。新式書店多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，書籍種類的豐富自不用說，各種進口書籍也能輕鬆買到，在賣書的同時，還會售



人生在線

木田

賣文創、手工藝品、食品等，定期也會有各類讀書會和講座舉辦，甚至跟咖啡館結合，人們不再席地而坐，可以邊喝咖啡邊讀書。新式書店的外觀也跟樸素的「新華書店」紅底白字的招牌大不相同，有門面氣派的獨棟書店，裝潢令人眼前一亮，不禁會想這是否是出自某位名設計師之手；有的位於大廈高層，不僅是書店，還是觀光之所，可將城市美景盡收眼底；還有書店隱身於商場中，與販售時尚商品的店鋪毗鄰……如今的書店不僅僅是看書買書之所，更是一個城市的地標，朋友聚會打卡之地，甚至是品質生活的象徵。

書店的形式變了，書店中也基本聞不到兒時記憶中的味道，但我仍舊喜歡書店，書店於我像是一個避風港，一個充電站，一個精神家園，一個有很多小夥伴席地而坐讀書的緊密社區，一段段有着母親身影的回憶和一次次美妙的相遇。相遇的是書本中的主人公和作者，是拿起同一本書相視而笑的陌生人，更是每一個時刻的自己。因此書店是什麼形式並不重要，哪怕只是在家中，有那樣一個舒適的讀書角，也能成為我們心靈的書店。那我們為什麼喜歡書店，心靈書店於我們的人生又有什麼用呢？我想答案可能就像《島上書店》一書中所說，「每個人的生命中，都有無比艱難的那一年，將人生變得美好而遼闊」，帶來那份「美好和遼闊」的不是「無比艱難的那一年」，而是時刻為生命可能到來的艱難做準備的，讓每個人都不是孤島的每一本書和每一個書店。



君子玉言

小杏

特別傳統的街坊型社會，市井煙火盡在茶樓中。

在香港，幾乎無人不知陸羽茶室。搭的士只需講「中環陸羽」，司機妥妥送達。關於陸羽，一代又一代食客在這裏品茗飲湯，一代又一代文人騷客在這裏感懷留墨，一代又一代過客在這裏探尋訪古。你來這裏喝個茶，很可能被巷子對面等候的相機拍入鏡頭，成了某篇網文的背景圖主角。來港幾年，曾到過陸羽三四次，起初懵懵的，以為老香港都這樣。後來才發現它是老香港殿堂級的「老咖」，值得好好品味。

人知陸羽是茶聖，以為茶室只是茶樓，解渴不解餓。但在陸羽茶室，有茶有飯。谷歌上介紹「This long-running Chinese restaurant with old-fashioned décor offer Cantonese-style tea & dim sum.」其所在的中環士丹利街（Stanley St.）二十四號是孫中山革命時興中會舉行會議的地方，亦是一九〇〇年創刊的興中會機關報《中國日報》所在地。茶樓創於一九三三年，迄今近九十年。初在永吉街，一九七六年搬至此地，得到霍英東、郭得勝、王寬誠、何添、何賢等近二十名熟客富商投資。一九九〇年陸羽購入所在大廈一半業權，遂改名陸羽大廈。時至今日，一直保持老樣子老味道。若拍老電影，陸羽茶室不用裝飾，本色出場。

陸羽的「老味道」，在其經營的老模式。數十年來，陸羽的股東一直是同一班人，老股東去世後股權便直接由其家族代表承繼，每年繼續分享股息。門童一直聘用包頭印度人「阿星」（印度人中錫克教徒多以Singh命名，港人音譯並統稱其為「阿星」）。陸羽共三層，一樓留給熟客，二三樓給其他客人，熟客通常都有自

## 香港老味道

己固定的位子，服務生也相熟，彼此默契。陸羽一直不用冷凍貨、不用機器，堅持用新鮮食材、用手工，比如粉果用的就是米飯研粉開皮的古早手工方法。這一手一手打製的模式，不僅是一種堅持，也是一種值得尊重的態度。

陸羽的老味道，在於其幾十年不變的老風格。所有擺設仍沿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嶺南風格。中式的木卡位，包間是隔斷式的，包間門上有雕花。西式大鐘、中國書畫、古董屏風、銅製吊扇。連菜單都老得有腔有調，泛黃的薄紙裝訂成一本，從右至左印着紅字，寫着當日菜品。點餐就在紙上畫，然後撕下來。點心單每周五更換，有的點心，這次吃不上，就要等下個月了。堂倌穿着白色中式對襟衫黑褲，多數上了年紀。有一位五十上下的陸姓服務生，戴着眼鏡，斯斯文文，拿出手機給我們看他寫的書法，錄的是蘇東坡寫黃州的一首詩「黃州逐客未賜環，江南江北飽看山」，字跡清雅端方，頗有功底。不愧是陸羽的堂信。

菜式也是地道的風味，分鹹品甜品飯麵小食，一張單上有五十種，多為五字命名，特別有韻律感：上湯燴炒角、鮮蝦荷葉飯、北菇糯米雞、腩魚燒腩卷……許多菜沿襲了八九十年，食客從爺爺傳到孫子，有人在這裏吃了五代。蛋黃麻蓉包堪稱我的「初戀至愛」……

陸羽的老味道，在於其富有傳奇的老故事。文人墨客在這裏高談闊論，書畫家

如黃君璧、張大千、黃永玉等，粵劇紅伶如薛覺先、新馬師曾、梁醒波、白雪仙等，不時唱酬飯敘於此。茶室保存張大千寫贈六呎長的《黃山松雲》，上題：「客居香滬，匆匆經歲，不時與二三朋舊，啜茗陸羽，往來既久，遂成熟客，嘗戲為口號云『滿堂爭看張夫子，識得虬髯不用猜。』頃將別去，朋輩僉稱，不可無以留念。爰寫黃山松雲以代題壁」；作家董橋隔三岔五就在專欄中寫「我在陸羽茶室遇見林青霞的一位影迷，五六十年代的紳士，西裝領帶袖扣考究得不得了」……

一九七五年英女王訪港，想到陸羽茶室品正宗廣式茶飲（當時還在舊址），但老闆卻以位子訂滿將其拒之門外。也曾有億萬富翁被槍殺、古董字畫被偷，但依然沒有影響這裏的生意。講風水的香港人並不在乎，依然會在第二天如常來到陸羽茶室，或許是因為香港有過太多的恩怨情仇，人們早已習慣了江湖傳奇，更可能是太愛陸羽。

「請到陸羽茶室等我，地址是士丹利街二十四至二十六號，我會在那裏等你，你一定要選擇坐在一樓。試試在右邊挑一張桌子，有鏡子和木椅的那種廂座，坐在那幅水墨畫下面……」二〇〇八年LV公司與SoundWalk公司合作出品了聲音漫行之旅，舒淇講香港故事，開頭就講了陸羽。

每個愛香港的人都有他與眾不同的一個理由。香港的老味道或許是其中之一。那是香港的人情味。



▲陸羽茶室位於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至二十六號。  
資料圖片

## 祖雲達斯體驗

時代廣場即日起至十月三日舉行「祖雲達斯體驗」展覽，展出由祖雲達斯博物館借出的歐聯及意甲冠軍獎盃等藏品，並重現主場安聯球場的更衣室一角於展覽內。

新華社

市井萬象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的。現在，這一工作專門由懲教署負責。

舊監獄與懲教署很不同。當年以嚴苛的方式監禁囚犯，把嚴懲當作護法的最佳方法。比利時文人波瓦參觀香港域多利監獄時，目睹了當時獄中的嚴刑，他在《環遊世界的旅程》中寫道，「首項最基本的懲罰是剪辮，已經足以令囚犯一生受辱」。

懲罰工具和懲罰形式也是多種多樣。有腳踏轉輪，讓囚犯整天重複地轉動輪子；有運轉曲軸，每日運轉千萬次，讓人筋疲力盡；有單獨囚禁，將囚犯關進單人囚室「水

## 域多利監獄的懲罰

飯房」，每餐只供以麵白飯加清水；有笞刑鞭打，笞刑當年被戲稱為「公眾娛樂」。一八七七年之前，香港每年公開執行笞刑約兩百次，之後港督軒尼詩規定，笞刑改在監獄內進行，以藤條取代九尾鞭。

監獄啟用初期，刑罰還包括囚禁和苦工。例如搬運鐵球，挑毛架和碎石等。阻嚇、重複、無聊、沉悶的動作，讓囚犯產生挫敗感。較為輕鬆的工作有清潔、洗衣、縫製鞋子、處理監獄醫院的雜務，以及文書工作等。開埠初期，部分囚犯還被刺上耳標，送至南中國海的納閩島或其他地區。

域多利監獄曾經是執行死刑的地方。當年的絞刑台設在中央裁判司署前面的空地上，每次行刑前在報刊上登出，例如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，某囚因越獄殺死兩名獄吏被處決。香港的最後一次死刑，於一九六六年赤柱監獄執行。

懲罰於一九八一年廢除，死刑在一九九

三年終止。十九世紀末，監獄推動一連串的改革，讓囚犯參加勞動。有《監獄委員會報告》說，讓囚犯學習一技之長，使之獲釋後能自力更生。後來又引入「操行分」機制，若囚犯行為良好工作勤快，可累計操行分，以縮短刑期。

二十世紀初，更生和學習一技之長逐漸形成，工資計劃推出，按技術的程度，工作分學徒和技師，囚犯獲得不同標準的工資。在每份報紙售價為一毫的年代，囚犯每周可獲港幣四毫至一元二毫不等。拿到工資，囚犯在犯人小賣部買日用品和糖果餅乾巧克力，又或者，將部分工資匯給家人。

現在的懲教署，體罰早已結束，囚犯除了沒有自由，生活條件基本上與外界無異。囚犯可接受心理治療，有宗教服務，有投訴機制，太平紳士定期探訪，並接納和協助處理囚犯的投訴。囚犯可以讀大學，有人把博士學位都讀出來了。